

ZHONGGUOWENTAN  
ZUIJIARENQIZUOJIABANG



2004-2005

2004-2005

# 中国文坛 最佳人气作家榜

毕淑敏 / 女工

刘庆邦 / 少年的月夜

王蒙 / 王蒙玄思小说

万方 / 一一之物

王安忆 / 51·52次列车

潘军 / 临渊阁

陈应松 / 火烧云

陈世旭 / 雨夹雪

文化艺术出版社  
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ZHONGGUOWENTAN  
ZUIJIARENQIZUOJIABANG

北京文学杂志社主编

2004-2005

中国文坛  
最佳人气作家榜

文化艺术出版社  
Cultural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2004—2005·中国文坛最佳人气作家榜/《北京文学》  
杂志社主编. —北京:文化艺术出版社, 2005. 5  
ISBN 7-5039-2727-5

I. 2… II. 北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 
②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 
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026300 号

2004—2005·中国文坛最佳人气作家榜

主 编 《北京文学》杂志社  
责任编辑 斯 日  
责任校对 张 莉  
装帧设计 刘宝华  
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 
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 1 号 100029  
网 址 www.whyscbs.com  
电子邮件 whysbooks@263.net  
电 话 (010) 64813345 64813346 (总编室)  
(010) 64813384 64813385 (发行部)  
经 销 新华书店  
印 刷 三河市国英印务有限公司  
版 次 2005 年 6 月第 1 版  
200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 
开 本 880 × 1230 毫米 1/32  
印 张 12.875  
字 数 320 千字  
印 数 1 - 8000 册  
书 号 ISBN 7 - 5039 - 2727 - 5/1 · 1239  
定 价 24.00 元

---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印装错误, 随时调换。

2004—2005

中国文坛  
最佳人气作家榜  
目录

女工……毕淑敏 (1)

[作家素描] 妻子是自己的好 (86)

少年的月夜……刘庆邦 (93)

[作家素描] 爸爸不会老 (140)

王蒙玄思小说 (一组) ……王蒙 (143)

[评论] 王蒙的“世情书” (154)

黑衣革命案……刘心武 (157)

[作家素描] 刘心武：文坛老字号，  
快乐边缘人 (176)

一一之吻……万方 (181)

[创作谈] 写作快乐 (195)

雨夹雪

——波湖谣……陈世旭 (197)

[评论] 一个朋友眼中的陈世旭 (232)

51/52次列车……王安忆 (236)

[创作谈] 假作真时真亦假 (248)

还乡，还乡……田东照 (250)

[创作谈] 我与小说 (303)

火烧云……陈应松 (305)

[创作谈] 写作札记 (365)

郎情妾意……叶 弥 (377)

[作家素描] 漫说叶弥及其小说 (389)

临渊阁……潘 军 (392)

[评论] 在传说中生活与写作

——潘军或潘军小说印象 (406)

2004—2005

# 中国文坛 最佳人气作家榜 毕淑敏

## 女 工

### 作者简介：

毕淑敏，女，国家一级作家、内科主治医师。北京师范大学文学硕士、心理学博士。祖籍山东，1952年生于新疆伊宁，长在北京。17岁赴西藏高原阿里地区当兵，服役11年，历任卫生员、军医，1980年转业回北京。从事医学工作20年后，开始专业写作。著有《毕淑敏文集》八卷，长篇小说《红处方》、《血玲珑》、《拯救乳房》等。

*bi shu min*

自习课，高海群对同桌说：“浦小提，你家距猪食堂50米。”

浦小提正在写造句，低着头说：“不对。”前些年大跃进，浦小提的爸爸在大院猪圈门口，用红油漆写下了“猪食堂”。

高海群不服：“从猪圈门到你家门，我一共走了100步，一步是0.5米，你算算，是不是这个数？”有理有据，声儿就壮起来。班长宁夕蓝扭回头看他，示意轻声，眼光从长长的睫毛丛里滤出来，像夏天的阳光透过树叶。

浦小提写完句号，又端详了一番，就像妈妈钉完纽扣咬断线头，抬起头说：“是53米。我用尺量过的。”

宁夕蓝觉得自己的扁桃腺一下肿起来了。宁夕蓝的扁桃腺经常肿，还伴随着恶心。久而久之，宁夕蓝就分不清恶心和真正的扁桃腺肿有什么分别了。浦小提简直相当于睡在猪身边，居然还量过，再不向浦小提借尺子用了。

中队长浦小提丝毫没有察觉到班长的心思，专心做作业。班上考试的优胜者，总是她俩包揽，闹得大家打听考试成绩的时候常常说，就甭问第一第二是谁了，从第三名说起吧。宁夕蓝的爷爷是教授，每天都对宁夕蓝有所指点。浦小提爷爷是杀猪的，爸爸是养猪的，浦小提一回了家，就从学生改童工了，帮着爸爸到处收泔水。

宁夕蓝和浦小提一道加入少先队，事先登记谁买什么样的红领巾，按价钱收费。宁夕蓝问爷爷，爷爷说，绫罗绸缎，按这个顺序选。没有红绫，宁夕蓝只得选了红绸。绸领巾打出的结细致紧密，仿佛樱桃。垂下的两个角柔软轻盈，像一双飘飘欲飞的红翅，把宁

## 我说

中国有句老话，说：“孩子是自己的好，老婆是别人的好。”我也不知自己是不是有点毛病，正好和这话相反。我觉得孩子是别人的好，老婆是自己的好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我的孩子也不错，法学硕士，正准备考博士，可我还是希望他能更好，因为别人家的好孩子多着呢，他有理由有能力更上一层楼。我的妻子是毕淑敏，我和她结婚27年了，在这之前谈恋爱用了5年，加在一起，我认识她已经32年了。积32年的经验，我觉得自己能有这样的妻子，是我的福分。所以我要说妻子是自己的好。

——芦书坤

夕蓝苍白的小脸衬托出喜气。浦小提根本就没登记，一入队就像个饱经沧桑的老队员。领巾是超龄退队的姐姐浦大会传下来的，角都洗破了，披头散发地耷拉着，好像被鞭子暴抽过。

放学了，高海群说：“宁夕蓝的红领巾那才是烈士的鲜血染成的，烈士肯定刚牺牲，血那叫红。小提，你的红领巾是烈士刷牙时滋出的血染的，白里带红。”

浦小提正在收拾书包，她说：“高海群我告诉你，你不能叫我小提，除了我们家的人。”高海群说：“名字起了就是让人叫的。你就可以叫我海群。”

浦小提说：“想得美！谁叫你海群，还叫你海带呢！还拍几瓣蒜凉拌呢！”

高海群抓抓圆圆的脑壳说：“那我叫你什么呢？”

浦小提说：“叫我全名啊。就像钟老师上课提问那样——浦小提，这个问题你回答。”

高海群一激灵，说：“别提钟老师好不好？她刚给我判了一个59分，你说我冤不冤啊？她就不能多给我半分吗？来个四舍五入，我不就及格了？她怎么这么狠呢？跟周扒皮似的！”高海群忿忿然。

浦小提说：“高海群你别以为自己姓高，就假装高玉宝。自己不好好学，赖谁呀？我不跟你瞎扯了，得帮我爸收泔水去。告诉你，血染不了布。只能放了盐，结成血豆腐。”说完，一溜烟地跑了，姐姐留下的旧书包，带子长，拍在屁股上噗噗响。

这一年夏天来得格外早，苍蝇满世界飞。学校号召人手一拍打苍蝇，每天各班统计打死苍蝇的数



字，下午在红领巾广播里，向全校公布战绩。钟怡琴看着大家报上来的数字，心生疑惑。她原是大学助教，反右时说话太冲，虽没被正式划成右派，大学也不敢用她了，下放到小学任教。她双肘支在讲台上，褐色的长衣袖松松垮垮地褪下来，露出瘦骨嶙峋的胳膊，好像一挺旧机关枪的两条腿。她说：“打苍蝇的积极性高，这很好。可是不能浮夸，不能以为反正我报上一个数字，你也没法查，没边没沿瞎报。少先队员要老老实实在地做人，要对得起自己胸前的红领巾……”

老师一说，孩子们就人人自危起来，纷纷缩减了自己的数字。下课后，劳动委员白二宝找到浦小提，说：“钟老师让我重新核一下数，全班就数你和高海群的死苍蝇多。”

白二宝是附近菜农的孩子，学习虽不好，但会来事。浦小提看看自己名下有 230 只苍蝇，很肯定地说：“就这么多。”

白二宝对高海群毫不掩饰他的不信任：“你真打死了 290 只？吹牛吧？”

一旁的宁夕蓝，不等白二宝履行职责，忙说：“我打了 100 只……”

白二宝说：“数目不是太大，可你家干净得苍蝇能滑一大马驮，能攒出 100 只来等着让你打吗？”

宁夕蓝低下头，说：“我只打了几只……”

白二宝如获至宝道：“没想到你才是吹牛大王。”他已经开始变声，嗓门沙哑而粗砺，加之特别用力，全班同学都听到了。宁夕蓝尴尬万分，揉搓着红领巾的角说：“我没有打死那么多苍蝇，可的确有那么多的苍蝇死了。”

白二宝讥笑道：“苍蝇分分秒秒都会死，100 只少了，应该写 1 亿只啊！”

宁夕蓝平日成绩太好，各户家长都以宁夕蓝做模具，比量自家的孩子，无形中犯了众怒。大家这会儿得了机会，就起哄道：“也不能把老死病死摔死碰死的苍蝇都算你的功劳啊！”

宁夕蓝窘得几乎哭了，说：“我也没算别人的，只算了我爷爷

和我奶奶的苍蝇。为了让我够数，给咱班争光，我奶奶天不亮就到菜市场打苍蝇去了。人家都笑话她，说苍蝇还没起床呢！”

大家不知如何应对，还是白二宝脑筋转得快，说：“宁夕蓝你也不用这么委屈，你爷爷奶奶也不戴红领巾！”

放学了，高海群紧跟在浦小提后面。浦小提说：“你老跟着我干什么？”

高海群说：“我没跟着你。我跟着苍蝇呢！”

这倒是不假。大团的苍蝇向猪食堂方向飞去，猪就要开饭了。

一摊猪屎铺在地上，吮满了苍蝇，像一盘边缘酱紫中心褐绿的小菜。高海群急忙拉住浦小提，如果他再不伸手的话，浦小提就掀起自家的门帘了。高海群问：“浦小提，你说这摊摊上有没有100只苍蝇？”浦小提猛一下被拽住，本来就不结实的白衬衣袖子差点裂裂下来，不耐烦地说：“有1000只咧！”

高海群倒是很客观，说：“1000是没有的。100只多不少。浦小提你先不要走，给我做个证人。”浦小提不知道要证什么，就停下脚步，一边心疼地检查着自己的袖口是不是被高海群扯出了窟窿，一边等着做证。高海群拿出早已准备好的一块石头，狠狠地向地上的猪屎砸下去。石头夹着初夏的燥风，冒着烟地扑向蝇阵。

盛宴中的苍蝇在享乐中并不曾放松了警惕，早在高海群的胳膊开始挥动的时候，它们就识破了阴谋。石头旋转着飞来之时，会餐暂告一段落的苍蝇们轻捷地缩起了爪子，腾空而起，像被击碎的乌云迅速地四下飘去。石头在千疮百孔的猪屎上砸出一个不规则的坑。

高海群傲然地对浦小提说：“看到了吗？”

浦小提大惑不解，说：“看到什么了呀？用石块砸猪屎，我三岁就会干了。”高海群说：“你刚才都承认了，说这里有100只苍蝇，现在，我已经把它们全部消灭了。明天谁再怀疑我的数字，你要勇敢地站出来。”

高海群说得非常认真，很有气派地挥挥手，神态就像一个将军。浦小提本来是想大肆嘲笑高海群一番的，但对方这个动作，让她感

觉到了一种威慑力。高海群的爸爸是个军人，一定经常在家里这样挥手的。浦小提就缓和下来，说：“苍蝇是砸不死的，只要你的眼睛一转，苍蝇就猜透了你的心思，半个翅膀就竖起来了。”

高海群不服气地说：“苍蝇比钟老师还厉害，我还没动，它们就知道了？我才不信。”

浦小提说：“你不信？蹲下来仔细看一看，地上可有一只死苍蝇？”

高海群捂着鼻子头说：“地上都是猪屎，臭死了，我才不蹲！”

浦小提说：“有那么臭吗？我怎么闻不见？”

高海群说：“你家离猪食堂太近，鼻子早就聋了。”

若是别人说这个话，浦小提就生气了，但高海群说，浦小提就原谅他了。浦小提耐心地教导高海群说：“我传你一个不臭的法子。”

高海群很高兴，说：“快快告诉我。以后上街进公厕，就不用熏得眼泪直流了。”

浦小提说：“以后管不管用我不知道，反正这会儿能立马见效，让你闻不到猪屎臭。跟着我做啊，先大抽一口气，就像你饿得不得了，闻到妈妈正在蒸窝头，猛地一揭锅盖，肚子里那么一吸……”

高海群虽然没有这番经历，但听话地猛耸鼻子，登时就让猪屎味呛得猛咳嗽。刚想反驳，浦小提根本就不理他的痛苦反应，随即下了第二道指令：“再吸……”高海群不由自主地继续服从。两口浊气涌入，高海群只觉得喉咙成了粪坑。

浦小提说：“你试试看，是不是一点都不臭了？”

高海群揉揉鼻子，嘿，天高云淡，一点异味都没有。“神了！”他高兴地跳起来，说：“浦小提，你住在猪食堂附近，是不是经常用这个法子？”

浦小提说：“我什么法子都不用。现在你也闻不到臭味了，蹲下来，数数苍蝇吧。”高海群顺从地趴在地上四处寻找，如同珠宝商寻找洒落的钻石。半天站起身，沮丧地说：“真的一只也没有。”浦小提看他难过，就说：“你以后别报了就是。以前的，我替你补回来。”

高海群说：“你？你的数能让大家信了就不错，还替我补？”

浦小提生气了，看看时间已晚，再也不理高海群，撒腿跑回家。高海群狠狠抽了抽鼻子，真奇怪，他又能闻到呛死人的臭味了。

第二天白二宝统计苍蝇，浦小提报上来的数是150只，宁夕蓝是7只，高海群是14只。按说浦小提的数目已经比前一天减少了80只，可因为别人压缩得更甚，反倒更显鹤立鸡群。白二宝说：“今天好多同学都实在了，虽说中队整个的数没有以前多了，可这是真实的成绩。”他说这些话的时候，特别看看浦小提。同学们也都看看浦小提。浦小提就不声不响地打开自己的书包，拿出一个黑色的瓶子。大伙不知道这是什么秘密武器，就围拢过来。高海群的爸爸是侦察英雄，好眼力遗传给了他，他第一个眯缝着眼惊叫起来：“都是死苍蝇！”

墨绿色的广口瓶子，周围丝丝缕缕，以前没准装过浆糊吧？瓶口被一块破布盖着，破布又被猴皮筋勒得铁紧，好像古时封酒的坛子。瓶子里黑压压全是蝇尸，淹到瓶颈，看上一眼浑身的皮肤就耸起来。浦小提赶紧把瓶子藏起来，说：“我不是非要恶心你们，是怕大家不相信，每打死一只苍蝇，就把它捡到瓶子里，做个证明。验完了，我这就把它们埋了。”

宁夕蓝战战兢兢地问：“你……你是用什么……把它们装进瓶里的？”她一边躲闪，一边好奇这个技术性的问题怎样解决。

“用筷子呗！”高海群抢先答道，这是他能想到的最便捷的工具了。

“呸！我们家一人一双筷子，根本就没有富裕的，用了筷子，我用啥吃饭？我用树枝削了两根小棍儿，用完就扔了。”浦小提急急分辩。

“意思差不多。”高海群捍卫自己的思路。

白二宝歪着脑袋说：“浦小提，你是把苍蝇都拿来了，可它们是你说的那个数吗？我怎么觉得好像不对啊？”

大家就傻了眼。150只死苍蝇到底有多大体积，一般人还真没概念，最重要的是浦小提腾地红了脸，支支吾吾地说：“反正是够

了。不信你们可以数啊。”话虽这样说，手却把广口瓶子捂得紧紧的，一点也没有让人验明正身的意思。钟老师正好走进来，她有洁癖，平日在自己房间看到苍蝇，都是用蝇拍轻轻地吧苍蝇赶到窗户跟前，打开纱窗，放走了事。不是她慈悲心怀，放生一条生路，而是受不了那份腌臢。这当然有以邻为壑的意思，也只能如此。当然她也不能公开反对打苍蝇，毕竟是四害之一嘛，就一直隐忍着。此刻看到整瓶的死蝇，怒火就中烧了。依她多年当教师的经验，一眼就看出浦小提神色慌张，断定其中有诈，很严厉地说：“苍蝇到底是多少只？”

浦小提咬紧牙关说：“150只。”

白二宝平日看不顺眼浦小提，觉得她和自己一样是苦孩子，可总是清清爽爽，不似劳动人民的风格，见老师查问浦小提，马上伸手说：“给我。”

浦小提说：“我没拿你东西啊。”

白二宝说：“瓶子。”

浦小提很执拗，说：“就不给。我的东西，凭什么给你！”

白二宝说：“你报的数不准，我要重新数数。”

同学们立即大哗，钦佩白二宝的勇气，想想看，150只苍蝇一只一只重新数过，这是多么吓人的事！宁夕蓝咬着嘴唇连连退后，决定从明天开始，不，从今天开始，宁可被大家说成清高和骄傲，也不同白二宝和浦小提拉手了。一个把苍蝇夹进瓶子，一个再把它一只只夹出来，天下还有比这更讨厌的事情吗？

浦小提双手罩在浆糊瓶子上，好像那是她家祖传的宝物，涨红了脸说：“爱信不信，随便你报吧，我就是不让你数这里头有多少只苍蝇！”

不知这场苍蝇大战如何收场，大伙儿饶有兴趣地等着看好戏。钟怡琴不干了，不耐烦地说：“可真有你们的，居然一只只地数苍蝇，也不怕得霍病啦！告诉你们，谁也不许学他们的样，谁也不许用手碰苍蝇……”

她心堵得慌，没想到这么小的孩子也被浮夸和大话腌透了，转

而可怜起自己。当初从大学被贬到小学，还自我安慰，说整天面对祖国花朵，少有虚伪和阴险，心情也会轻松和快活起来，没想到大学和小学，是乌鸦落在猪背上。花朵们人小鬼大，无师自通地学会了吹牛和炫耀，伤感之外又加怨怒。这一切钟怡琴当然不会对孩子们讲，只是十分烦躁。浦小提看钟老师不再追究，心略略放下。惟有白二宝忿忿不平，觉得自己不怕苦不怕脏，本想出头露脸，不想碰了一鼻子灰。他恨浦小提，对钟老师也是强烈不满。

钟老师一时无法舒畅自己的坏心情，只有靠训斥学生才能让自己渐渐恢复平静：“我从大学到小学来，就像林则徐从京城到了新疆，我想把自己的学识贡献出来，让你们成为有知识有教养的人，没想到你们对苍蝇的兴趣更甚过对……”

话说到这里，校工老姚走了进来。满脸的络腮胡子和一套说灰不蓝的旧衣服，让人猜不透他是40岁还是50岁了。老姚没敲门，罗圈腿三拐两拐就到了讲台边。钟怡琴不高兴了，她有等级观念，校工就是校工，怎能直闯课堂？还没来得及及阻止，老姚就把一句用大葱拌过的话吹到了她薄如白纸的耳朵边。

同学们听不到老姚的话，却能听到钟老师不耐烦的回答：“没看到我正上课呢吗！”

老姚又说了一句什么，大家还是听不见，但看到钟怡琴很快把手中的粉笔投到粉笔盒中，跟着老姚走了。同学们愣愣地坐着，感到有什么事就要发生了，很是高兴。老师上着课，突然一走了之的事，还真是第一次遇到。小孩子总是对新发生的事充满期待。

等了好一阵，钟老师还没回转。白二宝说：“也许是钟老师的家里人死了，来了电报。”白二宝想事比较狠，大家不同意他的猜测，可也想不出其他原因。钟老师终于回来了，顺手从粉笔盒里拣出半截粉笔。她上课的习惯，不管用得上用不上，从站上讲台的第一分钟起，就把粉笔捏在手里。这一次，她旋即又把粉笔摔入了盒。钟怡琴不看她的学生，仰着脸，冲着教室里的日光灯说：“从今天以后，不用上课了。文化大革命开始了。”

大家这个高兴啊！不用做作业了，不用回答问题了，不用考试了，不用扫地擦桌子了……见了老师，先是不用问老师好和敬少先队礼了，紧接着就可以骂老师了。高海群最高兴的是不用打苍蝇了，自从他知道了砖头砸不死苍蝇这一真理之后，他真不知道自己还能打死几只苍蝇。打苍蝇靠得是耐心，他缺乏的就是耐心。如果他富于耐心，劳动委员就是他而不是白二宝了。

钟怡琴以她的经历，敏感到这次革命非同小可。她还怀抱着一丝梦想，周围都是小孩子，翻不起什么大浪。很快，她就知道自己错了。白二宝是最先造反的革命小将。很长时间内，小学生们都无法摆脱对老师的敬畏，批判就处在温吞水状态。造反司令部发出了“中学生返回小学闹革命”的号令，几个早年从小学毕业的孩子杀了回来，白二宝就和他们拉上了关系。白二宝兴奋极了，原来根本就不用努力学习做作业打扫校园什么的，自己出身城市贫民，一好顶千好，骨髓都是红的。自己是最红的红小兵，就要有相应的表现。拿谁开刀呢？他找老姚商量，老姚现在是学校里唯一的劳动人民代表。

老姚说，这还用找？钟怡琴是上等货色。

白二宝愣了，一时想不起钟怡琴是谁。老姚说，就是你们的钟老师。

白二宝明白了，一个重大的变化已经发生，钟老师变成了钟怡琴。就像哥哥活着的时候，白二宝是老二。哥哥得了阑尾炎治晚了病死了，有一天娘突然管他叫“老大”，他知道这表示自己从此代替了哥哥的位置。

白二宝想起钟老师打击自己的往事，就说：“姚叔叔，我听您的。”

老姚说：“不能叫叔叔，叫司令。也不能说您，资产阶级才那么叫。”

白二宝就说：“好，姚司令。从哪儿斗起呢？”

姚司令说：“就从她包庇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开始。”

白二宝说：“孝子贤孙是谁啊？”

姚司令说：“就是你们班的宁夕蓝。她爷爷是反动学术权威，她爸爸留学苏联的时候就成了苏修特务，她每天香气扑鼻到学校，一心想上大学，把臭老九的第三棒传下去……”

白二宝茅塞顿开道：“宁夕蓝和我们不是一条心。”

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一起，宁夕蓝的爷爷和奶奶就被赶回了乡下，父母也住了牛棚，音讯皆无生死未卜。只剩下宁夕蓝和保姆守着风雨飘摇的家，她改口管保姆叫姥姥。造反派让姥姥反戈一击，姥姥就是装聋作哑。逼急了，姥姥就说：“我家三代雇农，比贫农还穷一等呢，你们谁有我出身好？我就愿意留在这反动窝里，和你们里应外合。”

姥姥肚子里自有一盘城池，造反派只得由她住在虎穴里红旗不倒。宁夕蓝虽有姥姥呵护，但以她敏感聪慧的心绪，早已明白自己再不是爷爷奶奶的掌上明珠，如果姥姥哪一天突然倒下，自己就无依无靠成了孤儿，一叶飘零。风暴让宁夕蓝在痛苦中成熟起来，她要为自己寻一个救命的垫子，一旦从天上掉下来，还有一个缓冲。掰着手指算算，所有的亲戚都成了黑五类，只有班上的同学可以依靠。高海群的爸爸成了支左的解放军，这自然是最保险的，可高海群有点没心没肺。其次就是浦小提和白二宝。浦小提是首选，她杀猪的爷爷和养猪的爸爸，如今都是工人阶级了。白二宝的爸爸是菜农，这在成色上就略逊一筹。宁夕蓝看起来柔弱不堪，但爷爷多年指导加之她的灵慧，已无师自通地确定了方向。

她把家中以前存下的进口的饼干拿给浦小提吃。浦小提尝了后吐了口咖啡样的唾沫说：“一点也不好吃，一股糊豆子的味道。”那可是最好的巧克力饼干啊。宁夕蓝又把一些书借给浦小提看，浦小提说：“这还差不多。”但浦小提书看得很慢，还回来的书总是一股馊味。宁夕蓝只好叹口气，把浦小提看过的书专门放在通风的地方，等待着时间让那些书重新芳香起来。

白二宝要比浦小提难对付得多了。她把饼干拿给白二宝，白二宝看都不看，说：“你甭想用资产阶级的那一套腐蚀我。肯定是你们家吃不了剩下的，我不稀罕！”她把书借给白二宝，白二宝冷笑着



说：“我才不看呢！都是才子佳人的破故事，如今是劳动人民的天下。”宁夕蓝黔驴技穷，家里再也没有什么好东西值得进贡给工农的后代了。姥姥看到宁夕蓝发愁，就说：“你有什么想不开的事，说给姥姥听。”宁夕蓝就说：“姥姥，你算不算是劳动人民呢？”姥姥说：“我要是不算，就没人能算了。”宁夕蓝说：“劳动人民最喜欢什么呀？”姥姥说：“劳动人民最喜欢劳动了。”宁夕蓝说：“还有呢？”姥姥说：“劳动人民还喜欢打架。看见不平的事就打架。革命就是和坏人打了一大架，现在不是又打起来了吗？”宁夕蓝说：“除了打架还喜欢什么呢？比如吃的穿的？”姥姥说：“劳动人民喜欢喝酒吃肉，喜欢穿结实的衣服。”

一老一小就这样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，等姥姥做饭去了，宁夕蓝就走到爷爷的橱柜旁边。橱柜上贴着封条，大概是造反派太匆忙和自以为神圣不可侵犯，那盖着红章的白纸粘得很潦草。宁夕蓝小心地把封条揭开一个角，从夹缝里抽出了一瓶外国红酒，再把封条复原。第二天，她把红酒呈送给白二宝。宁夕蓝很怕白二宝说她是糖衣炮弹，但这一回白二宝什么也没说，飞快地把那瓶红酒像手榴弹一样地揣进了衣兜。红宝石一样的颜色诱惑了革命小将。

正当宁夕蓝凭着她从《水浒传》中得到的知识，以为酒能打动她的同学时，白二宝毫不留情地把宁夕蓝揪到台上当了钟怡琴的陪斗，宁夕蓝弯着腰大感，心想是不是白二宝在回家的路上，把那瓶红酒打碎了，要不然为什么一点不讲情面？

白二宝是那种吃了别人不手软的男孩，他在老姚的示意下，用皮带抽钟老师的时候，有一种回答考卷的快感。当然第一鞭子还是很熟练的，原本想抽肩膀，不料一下子抽到了钟怡琴的脸上。钟怡琴注视着他，充满了惊讶。这是白二宝从来没有看到过的表情，手就不争气地哆嗦了一下，皮带拐了一个弯儿，暴起的血痕仿佛一个倒插笔的对号。当着姚司令的面，白二宝很不好意思，觉得自己干得不漂亮，便加倍弥补。万事开头难，打人一旦开了头，就像馬拉松跑过了极限期，剩下的就是惯性和欢愉了。此后的皮带，白二宝有意识地左一下右一下，就像是一个个巨大的叉号。从前钟老师